

当灰熊扑来的时候……

◆ (美国)约翰·卡普兰 张维(编译)

这是发生在美国蒙大拿州州立野生动物园湖边森林里的一件真实的事情。

这天下午，戴尔·约翰逊和女友朗达·安迪生正漫步在林间弯弯曲曲的小路上。阳光透过树枝洒落

在地上,明暗相间,十分美丽。

戴尔突然站住了，他感觉到前面的树林里有动静，紧接着戴尔就听到了一阵含糊不清的咆哮声。他心里“咯噔”一下:天哪,灰熊!两只灰熊哼哼唧唧地朝他们

逼过来。朗达迅速跳到了一棵大树后面，可是戴尔却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

“不能跑!”这是戴尔当时的想法。如果撒腿就跑,会被灰熊视为猎物穷追不舍，灰熊追捕的速度人无法与之匹敌。

“吓跑它们!”绝望中的戴尔这样想。

于是面对着逼近的灰熊,戴尔挥动手臂,又蹦又跳,声嘶力竭地吼叫着。果然,有只灰熊被这阵势吓跑了，可另一只大伙伙却无动于衷,仍然朝着戴尔冲过来!

戴尔赶紧趴到地上，抱头曲膝,身体尽量呈球状,因为他记得公园管理员曾经说过，受到野兽攻击时应该采取这个姿势，最大可能地保护自己。

戴尔将脸紧贴着地面，可是他马上就感觉到后背好像被锋利的铁耙扫了一下，他一声惨叫，登时失去了知觉。接下来恐怖的场面使躲在大树后面的朗达魂飞魄散。

朗达看见灰熊在戴尔的肩膀上又抓又挠，紧接着又张嘴咬住他的左胳膊,把他的身体翻过来、甩过去。“他快不行了,我必须采取行动!”朗达心如刀绞。

朗达取下背包，像盾牌一样举在面前勇敢地向灰熊冲过去，“滚开!”她声嘶力竭地喊着。

灰熊惊恐地朝四周看了看，然后闪电般地扑向朗达。惶恐中，朗达看见这可怕的家伙露着惨人的长牙,扑过来的利爪足足有 10 公分长。

灰熊一下子咬住了朗达的背包,凶狠地抓伤了她的右手腕,鲜血登时从伤口处涌出来，朗达尖叫着跪倒在地上。

在尖叫声中,戴尔苏醒过来。他看见灰熊和自己的女友差不多已经脸挨脸,他大声地吼叫:“熊、熊……”灰熊再一次冲向戴尔。

“赶快趴下!”戴尔朝朗达吼着。他已经意识到无法和这力大无穷的魔鬼再较量，只有趴下来装死或许挽回一条命。接下来,戴尔不遮不挡,任由灰熊撕咬。剧烈的疼痛使得戴尔感觉麻木，他知道他的身躯正在受到致命的摧残,他快要死了。

看到男友受到致命的摧残，朗达又从地上爬起来，抓着被灰熊咬烂的背包，尖叫着再次冲向灰熊。

灰熊站立起来，像一座小塔一样扑向朗达。灰熊的爪子抓在朗达的脖子上，它一口咬住了朗达的左臂,把骨头咬得嘎嘎响。

朗达不知哪来的勇气，此时此刻,她已经感觉不到疼痛了,只有满腔的怒火。她咬紧牙关,挺直身体,用拳头、膝盖死命地击打着灰熊的肚子，可是一瞬间她就被灰熊掀翻在地。她以为那可怕的血盆大口紧接着就要伸过来,可是,这庞然大物却放下前肢,转身消失在树林里……

浑身是血的朗达艰难地从地上搀起戴尔，两人踉踉跄跄地往回走。她知道这个时候最需要信心,否则会死在这里。

戴尔手臂上的伤口疼得厉害,他感到头昏眼花,身体发软。他很清楚此时此刻自己就站在鬼门关上,离地狱只有一步之遥。在朗达的鼓励与帮助下，他拼尽全力气，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经过 32 分钟的艰难历程,他们终于走到了小路的尽头，来到了车旁。

朗达左手无法掌控方向盘，仅靠右手驾驶,挂档、换挡则靠戴尔帮忙。头昏眼花的朗达几乎伏在方向盘上驾驶，她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车顺着公路跑。

他们终于把车停在了一个无人居住的森林小屋旁，在那里发现了一部公用电话，戴尔拨通了求救电话。

他们在医院里整整呆了八天，医生给他们各自都做了三次手术。戴尔除了背部、臀部受伤以外,左胳膊肘粉碎性骨折。灰熊咬碎了大约 0.8 厘米的骨头，为了治疗他这只胳膊，医生后来又给戴尔做了第四次手术。

朗达的左臂肌肉撕裂，里面的骨头上嵌有灰熊的牙齿碎片，朗达的脖子上被灰熊抓伤的地方离喉管还不到 0.6 厘米，可以说她当时命悬一线。

在医院里的第三天晚上，朗达坐在戴尔的病床旁，给他讲述她拿背包当盾牌向灰熊发动攻击的经过。

“是你把灰熊从我身上引开的,你救了我一命!”戴尔拉着朗达的手,热泪盈眶。



我的行为榜样 ◆ (美国)罗杰·迪安·基瑟 孙宝成(编译)

“噢，辽阔的天空,金色的麦浪。”铁路立交桥下的老人唱着歌。“我在你的火边取暖行吗?”我问他。“当然啦,孩子。”他伸出手,回答着。我再次逃离了孤儿院。这次是因为不愿意喝加热的奶粉,被扇了耳光。“你没上学吗?”老人问。我一言不发,只是站在那里,靠着桶暖手。

“巍巍群山,高耸在富饶平原之上。”他又唱起来。“什么是富饶飞机(注:平原 plain,飞机 plane)?”我问,我的手如同飞机般挥动着。“富饶平原,伙计。那是美国平坦的土地,生长着所有的作物,比如玉米和小麦。”他对我说。“我以前从未看到过那种景象。”我说。“总有一天你能看到。美国是个非常美丽、奇妙的国家。”他接着说。“你怎么看待整个美国?”我问他。“我曾在海军服役。”他回答。“你还曾参战吗?”我问。“我兄弟和我在珍珠港。”他断续地说。“他们也跟你待在桥下?”我质疑。“恐怕不行了,孩子。他们两个死于珍珠港日本人的袭击。”他说。“亚美利亚!亚美利亚!上帝赐福与您,让全世界的兄弟姐妹都爱你!”他唱着。“我喜欢这首歌。”他说。

我只是站在那里,不知道他在唱什么,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你知道,孩子。这个世界充满两种人,有‘索取者’,也就有‘给予者’,你是哪种人?”他问我。“我不知道。”我对他说。

“来吧,伙计。咱们挣些钱,买吃的。”他拍着我的后背说。

他拿起自己的小背包,甩到肩头。沿着路边,我们开始步行。“你捡报纸,我找找可乐瓶。”他下了指示。我们沿着路边走了好久,相互说说笑笑。到了晚上六点,我们走了足有十英里,专心捡报纸、找瓶子。

“瓶子拿着有点沉了。咱们换成现金,回去宿营和吃饭。”他对我说。

在回去的路上，我们走进一

家路边小店，把瓶子卖了五十六美分。老人买了一包热狗、一罐猪肉拌豆,还有一罐狗粮。“咱们不会吃狗粮吧?”我问他。“你会明白的。”老人说着,笑出了声。

回到高速公路桥之前，我们在一个加油站停住。我们走进洗手间,开始洗手和脸。

“好啦。你们两个无赖,从这里滚出去。”加油站老板用脚踢开门,喊着。老人一声不吭。他只是擦干脸,接着走到外面,站在那里等我。“别再回来啦。”那个人说,把嚼着的烟草吐在老人的鞋子上。“我们不想打扰任何人。”老人对加油站老板说。“滚出去。”那个人说。

我们带着自己的劳动果实,回到营地。到了地方,老人用刀子打开一罐豆子,还有那罐狗粮。接着,他把狗粮倾倒在灌木旁边,用自己水壶里的水把罐子洗干净。随后,他把热狗切成小块,搅拌在豆子里,给我们两个平分。

“狗粮干什么用?”我问他。“会有饥饿的动物过来吃。”他告诉我。“你只能用锋利的盖子吃东西了,孩子。所以别割了舌头。”他对我说。“为什么咱们要把那些报纸和废物都捡起来?”我们吃着,我问他。“就像今天早晨告诉你的那样,在生活中有‘索取者’,就有‘给予者’。我知道的大多数人是‘索取者’。今天，我们给予了一些,我们还索取了一些。”他说。“亚美利亚!亚美利亚!上帝赐福与您,让全世界的兄弟姐妹都爱你!”他唱起来。

“等你长大的时候,你要成为‘索取者’,还是成为‘给予者’?”他问我。“我要成为‘给予者’。”我告诉他。“我知道,你是好孩子。”他说着,对我笑了。

那天晚些时候,警察来了,因为街头滞留罪把我们两个带到杜瓦尔县监狱。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自己遇到的第一位行为榜样。

心灵驿站

带 1 岁的女儿去乘飞机之前一周，我例行公事一样跟别人说。我认为这不是什么大事，跟我妻子说得最多。怀疑者不很担心我带女儿出去旅行，更担心的是我的妻子不跟我们一起去。

只有琪琪和我，我们带了很多东西:一个带吸嘴的杯子,一个带橡胶盖的装泡芙食品的杯子,两袋配方食品,两个瓶子,32 片尿布，一个换尿布用的垫子和一些湿巾，一辆折叠婴儿车，各种玩具。我的双肩背包里塞满了足够我们父女两人换五天的衣服。我的电脑包大概也是在一大堆东西里面。

早上 8 点钟刚过不久，妻子就把我们送到了候机厅，她依依不舍地亲吻着琪琪，直到我跟她说我们该去检票登机了。

原以为带那么小的宝宝会很麻烦，没想到纽约运输管理局的员工对我们挺照顾的。安检很顺利地通过了，一位工作人员还亲

父女旅行 ◆ (美国)DW Gibson 韦盖利(编译)

切地握了握琪琪肉乎乎的小手。

到飞机上之后就不舒服了。有一个 30 来岁的女人一直对着琪琪笑，但看我的表情却是不自然和抑制的。琪琪也冲着她笑。过了几分钟，那个女人对我说,“妈妈在卫生间里。”我想她说的应该是个问句。所以我说,“不是,妈妈要上班，不能跟我们一起出来旅行。”她点了点头,好像相信了我说的话,也可能不相信。

另一个女人关心地问,“她是你女儿吗?”我肯定地回答说是。那个女人笑了笑,好像有点不相信。她是不是以为我是琪琪的叔叔?或者年龄悬殊的哥哥?或者绑匪?

从纽约飞达拉斯的旅程比预想的顺利。以前坐飞机,起飞和降落的时候都要给琪琪喂奶以防止她耳朵痛,但这一回,起飞和降落的时候她都是熟睡的。

在达拉斯，我们要去戴维和比尔家,他们俩很想见到琪琪。戴

维说他以为我的婚姻出了问题。我问他为什么那样想，他说,“因为你的妻子没跟你一起来。”他是一名发型师，跟几个客户说了我的情况,大家都说有点蹊跷。

我跟戴维说了在飞机上碰到的情况,让他知道,并不只他一个人对一个父亲单独带女儿出行感到困惑。

在达拉斯住了一个星期，我们乘飞机回纽约了。达拉斯到纽约的旅程比来时痛苦多了。琪琪在机场候机厅的咖啡座那里摔倒,嘴皮破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为她止住血，她也花了好长时间才止住哭。过安检的时候没有得到什么特别照顾。

在飞往纽约的飞机上，我引来了更多奇怪的目光。他们肯定是想,那个带婴儿的男人,那个缺失某件事物的男人。琪琪在飞机上哭了好长时间,我告诉人们,她是想妈妈了。快到纽约上空时,她终于将头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

◆ 拉克(编译)

快乐城堡

一名驻扎在阿富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发现未婚妻来信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圣诞节前夕,他终于又接到了未婚妻的一份来信。

“亲爱的约翰,”他的未婚妻在信中这样写道,“实在对不起,我必须向你坦白，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由于受不了你不在

身边的寂寞，我已经和两个男人约会过,并且分别和他们上过床。我想我们的缘分已尽，到了该说分手的时候了。”在这封信的最后，这位负心的姑娘请士兵把她以前送给她的照片寄回去。

这位士兵看到这封信后怒不可遏，他向其他士兵要了几十张

女人的照片，然后还在驻地周边搜集了一些女人的照片。他把未婚妻的照片和这几十张女人的照片摆在一起寄给了那位姑娘,随同这些照片一起寄出去的还有一张纸条:“我已经记不清哪一张照片是你的了,你自己找吧,把剩下的照片再给我寄回来。”